

續集 四之六

鄉里

同里

思鄉

榮鄉

官殿

官廨

館驛

侈夫

第宅

卑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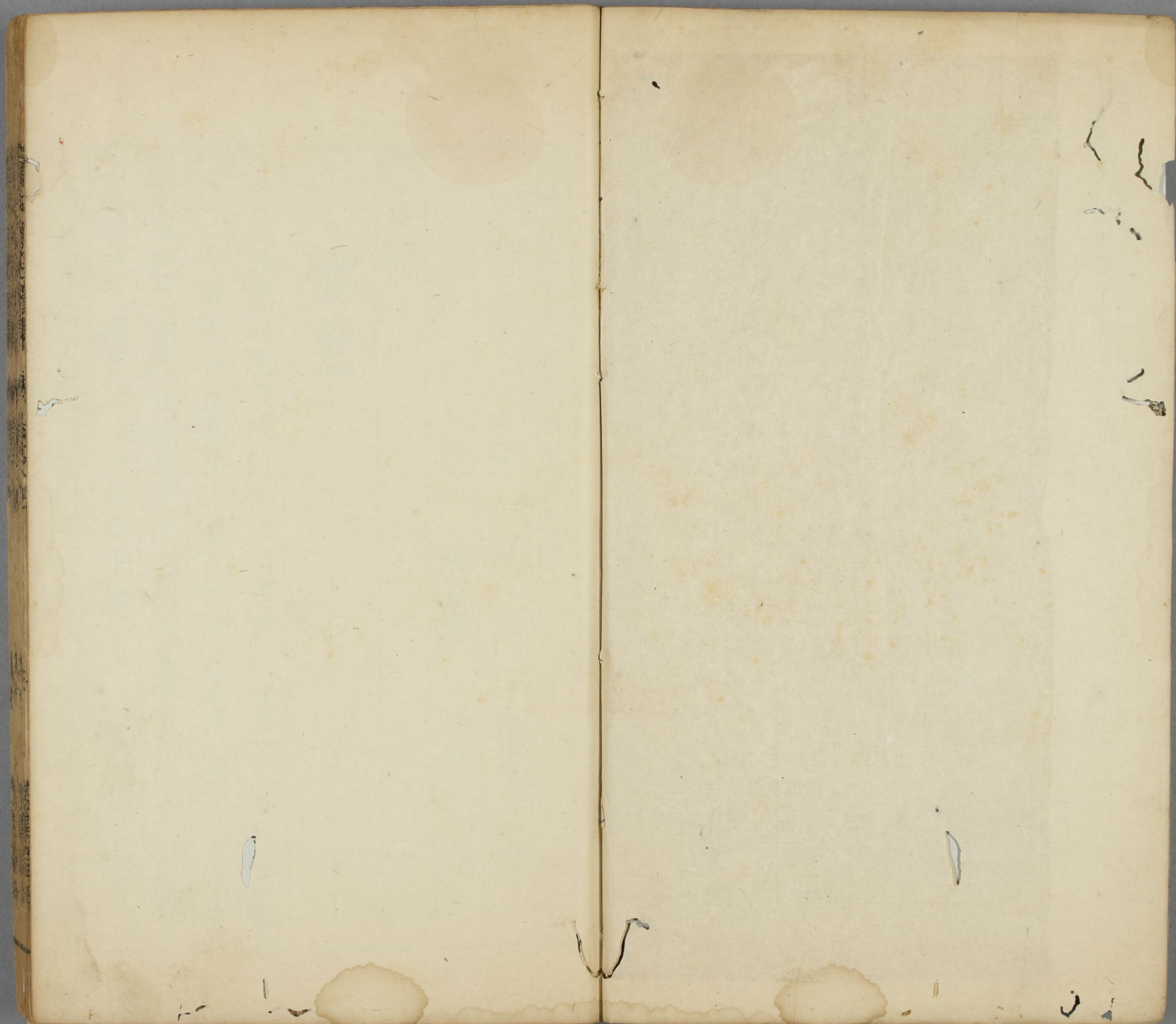
子文新原

新宮城書藏

4加<sup>3</sup>  
169167  
315









明 1 3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四

賜蘆文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 鄉里

羣書要語鄉向也眾所向也

釋名

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風俗通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五

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

州為鄰使之相賓

周禮

一命齒于鄉里

黨正

里有殯不巷歌

禮

國君去其國止之日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

利  
267  
15

東坡詩  
學校圖

蘇子瞻  
百拾  
蘇子瞻  
蘇子瞻

管子... 卷之四



士曰柰何去墳墓也曲禮五十養於鄉六十杖於鄉王制維桑

與梓必恭敬止注父之所植已上不敢不恭敬小弁里仁為美

語四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語十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語十五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家語久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滕文公鄉黨莫如齒公孫丑適異鄉者見似人而喜莊子遊於

無何有之鄉同上張儀築益州城故錦澗也號錦里益州記里

社鳴此里有聖人春秋傳潛潭巴云雖信美而非吾土今曾何

足以少留王粲賦

詩句坐深鄉里敬杜坐下漸人多朱百家為語里長者德齒敬

已占坡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屎漸生

今耕吾疆外也埋吾陂文章自傳道奚仗史筆為韓寄崔立之

里門先卜敬鄉人韓

古今事實

居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語十

魯父母國

孔子去齊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魯有闕里

闕里在兗州卽孔子所居之故宅也漢晉春秋

闕黨童子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



與先生金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互鄉難言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里名勝母

曾子至孝不遇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淮南子

不以私惡廢鄉

公山弗狃曰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注不以私怨惡廢棄鄉黨之好哀八

誑其里社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

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悲心更微列子

下車過故鄉

常樅謂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樅曰嘻是也說苑

為鄉里重輕

干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慚唐登科記

立枌榆社

漢高祖少時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郊祀志枌榆鄉名故後人



用粉榆字為鄉曲也 劉禹錫上武 相公書一身主祀萬里  
望粉榆之鄉

步入里門

萬石君徙居陵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張湛為馮翊告  
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  
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苗晉卿為太守嘗入壺關望縣門輒  
步曰公門當下况父母邦乎

南陽帝鄉

光武紀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鄭公鄉

國相孔融深敬鄭玄為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晉

齊置士鄉越有君子鄉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  
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  
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  
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公之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  
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  
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改高陽里

荀淑舊里名西豪穎陰令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改其里曰  
高陽里

月旦評

許劭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



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君子鄉

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有望廬而反有盜者不辭刑罰勿使王彥方知之號所居為君子鄉後漢

得鄉里心

魯肅大散財貨甚得鄉里忻心 吳志

鄉關所嫉

何曾陵駕人物鄉關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焉 晉書

豐約與共

何琦豐約與隣鄉共之 晉中興書

文里武鄉

范栢年漢中人嘗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栢年云鄉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足以表名

賊不入其鄉

魏任旒字子旒樂安傳昌人漢末黃巾起到傳昌聞旒姓名曰夙聞任子旒天下賢人今作賊那可入其鄉耶

穢里

齊劉繪為南康相都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子何穢而居穢里荅曰未審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

見鄉人



越公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

文中子禮樂篇

鳴珂里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間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孝悌里

趙清獻公之里表曰故孝子太師趙清獻居其里曰孝悌里

同里生同日 以下係同里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父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綰與

高祖同日

里中子

酈生傳沛公麾下騎適食其里中子

邑子薦之

朱買臣吳人也詣闕上書久不報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薦其邑人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時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鄉人所知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臣之鄉人所知也

世說

鄉人作賦



張絃見楠榴枕愛其文作為賦陳琳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人張子綱所作吳志

同里復遷

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善管邴同縣人也及遷遼東而子魚不與

同里開

史思明與安祿山同里開唐文宗記

題色子扇

謝安邑子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題之價增數倍

詩社以下係同社

孫魴沈彬同游李建勳之門為詩社

白蓮社

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召陶淵明淵明日弟子性嗜酒法師若

許飲即往矣遠因許之遂造焉因勉入社淵明攢眉而去盧阜

雜記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禿而鬚美面與身

戾非令終之相請多行陰德戒飭三年而後可靈運怒曰學道

在心安以貌耶遠笑而不荅後靈運果如遠所料盧循反遠與

之執手言笑知人之鑒何明於靈運而暗於循如此耶嵩冲靈

香火社

白樂天致仕香山石樓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

士鑿龍門八節灘為游賞之樂

古今文集

雜著



眉州遠景樓記

蘇子瞻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推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旣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自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

四月初克谷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農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旣望穀艾而草衰則什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服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



事因守居之比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聞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大有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元晦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



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婺源學宮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處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尤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某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遷任於朝夫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某盍記其事且曰近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以一言曉之哉某起對曰必欲記

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某無所辱也顧父兄子弟之言又某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所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

謝范舍人書

蘇子瞻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土之上之人文童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倡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峨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



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  
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  
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肇筆硯者  
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某不敢遠引其  
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  
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  
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  
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  
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  
置俟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某也在十三人者之  
中謹因闈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

多也

趙季仁司直習鄉飲酒儀序

黃直卿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饌獻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  
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  
者所具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間親睦  
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垂垂則離聖人制禮  
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  
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  
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  
鄉間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降辭洗遜也父  
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



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饌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闋睚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間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伎恣歡噉教侈也導淫也恣慾也無非所以敗人心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畝畝者之不如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官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其爲邑餘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有欲紀其儀節而綴之木者屬予爲之序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畧使刻之篇首

詩話

鄉里稱桑梓

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若惟桑與梓必未敬止謂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溫叟詩話

大賢同里



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遊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既見温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人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岍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声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侯伯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烟外將下沙頭却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

清洛遠縈迴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午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為罰誤君凝望久萬花深處小車來聞見錄

### 思鄉

遠鄉見續集還歸門

羣書要語凡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回翔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去之三年間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鳥飛反鄉兔走歸窟

窟狐歔首丘

淮南子

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西域傳

遊子悲其故

鄉今愴恨以傷懷

班彪北征賦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



少留 王粲賦

王粲賦

詩句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 古詩 疲馬戀舊林羈禽思故棲

孟郊 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謝元暉 故鄉籬下菊今日為誰

開 江總 月是故鄉明 杜 歸心折大刀 杜 如何連曉語祇是說家

鄉 韓 一夜九起嗟夢短不到家 孟郊 舊業今已無還鄉反為客

劉長卿 湖上遇鄭田 舊業歸無地他鄉便是家 羅鄴 逢友人 眉間黃色見

歸期 韓 蝴蝶夢中家萬里 崔塗 全篇見行旅門

古今事蹟

不忘土風

楚人鍾儀為晉所繫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晉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遂釋之

入楚思越

越人莊舄仕楚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富貴耳亦思越不使人往聽之乃為越吟

樂其所自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 檀弓

不忘豐沛

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立為新豐縣 三輔舊事 高祖還過沛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自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今守四方起舞忼慨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豐沛



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又曰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

乞骸歸里

貢禹上書曰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誠恐一旦躡仆不能自還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生入玉門關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避亂去鄉

荀彧字文若董卓之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為兵衝宜亟去之鄉人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

獨將宗族至冀州

鄉思轉深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語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語林

秋思尊鱸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西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去意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尊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幾

奮懷舊都

椰子厚書曰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其間有大河條



山氣蓋關左吾因翹翹褰裳奮懷舊都

古今文集

雜著

蜀舍銘 并序

蜀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抗朱俊民所為記過須城  
劉歧而請銘為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耶  
赤甲白鹽峙峨眉耶搢笻醬餲飯蹲鴟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  
噫嘻此舍是直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卧以蜀息  
陰燕陽魏吳越瑾錯裴徊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榮鄉

羣書要語 闕

詩句復此懿親會而增交道榮 李自可化鄉里豈惟門戶榮 曾

風采照鄉間 坡草木亦晶光 后山鞍馬僕從塞間里 韓錦衣白

日還家樂鶴髮當年拜壽榮 歐路人應羨錦衣榮 歐里門每入

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歐

古今事實

佩印過雒陽

蘇秦字季子佩六國相印過雒陽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  
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嫂何前倨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



地而謝曰但見季子位高金多秦喟然嘆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衣錦歸故鄉

項羽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買臣守會稽

漢朱買臣吳人武帝拜爲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拜爲太守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邸值上計時會稽吏相與群飲不視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童也守邸驚出語上計吏皆醉大呼曰誕妄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曰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賀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厩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相如使蜀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曰今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一錢不分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因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言得召奏賦爲郎其後言邛苻冉駝者可逼爲郡縣上以爲然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



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懽

三組夸鄉里

漢武帝以璽書敕責樓船將軍楊僕曰將軍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金三組夸鄉里注銀銀邸也黃金即為主爵都尉樓船將軍梁侯三印故云三組

衣繡畫行

魏張允為雍州刺史太祖曰還鄉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

冠蓋里

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里餘其間雕墻峻宇間里填列漢宣帝末其間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同日大會荊州刺史行部見之勅縣名其里為冠蓋里

杖節還鄉

後魏董徵以儒學累遷安州刺史因述職過家置酒高會乃云腰龜返國嘗人稱榮杖節還鄉云胡不樂誠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

不賑其鄉

中宗時僕射魏元忠選宋州拜掃上幸白馬寺以送之制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焉斯辰元忠至鄉竟無所賑施議者短之

古今文集

雜著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永叔



重刊類聚集身一 卷之四  
德壽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道前而騎卒擁後來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公自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

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旣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鑿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今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切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於是乎書

汪丞相畫繡堂記

汪彥章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爲輕重崧嶽生甫及申淇澳生衛武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而重也莘野以伊尹聞磻溪以  
呂望聞隆中繇諸葛亮而顯曲江繇張九齡而大此山川以人  
物而重也故爲名山大川不以生明堂大輅之材九鼎之金照  
乘之珠連城之璧爲貴而以出英賢爲貴爲王公大人者不以  
功業載旂常銘鍾鼎書竹帛流筦絃爲榮而以歸故鄉爲榮此  
古人所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綉衣夜行者言得志而行乎  
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邦然後爲可樂也新安自吳爲  
郡今千餘歲山水峭厲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爲最  
繇唐以來擢殊科登顯仕者固不爲無人然未有居將相之位  
者也宋興百七十年而大丞相汪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  
於京師數千里之外爲時偉人遭明天子艱難之中總州符入  
侍出奇謀秘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天子其精忠如  
金石赫然爲佐命元勳而新安之名一日聞天下此新安之榮  
豈獨公之榮哉紹興七年公自七閩入覲以保信之節來鎮宣  
城宣城新安鄱陽三郡相望皆百餘里公乃卜居鄱水之上將  
歸老焉築畫綉之堂而命某記之某曰公以邁往之資應期偶  
運乘風雲依日月而正宇宙於立談之間雖釋位而去者十年  
天子未嘗一日忘公也乃建旄秉鉞而兼師傳之官亦可謂布  
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五十許人將復居廊廟坐籌帷  
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籍然後退從赤松子之遊  
其功名益新則新安之名益大某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爲天  
下國家慶又豈特爲新安之榮而已哉



夸耀鄉關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

志林

古詩

畫錦堂詩

韓稚圭

古人之富貴歸於本郡縣譬君衣錦游白晝自光綯不則如夜行雖麗胡由見事累載方冊今復著俚諺或紆太守章或擁使者傳歌樵忘故窮滌噐掩前賤所得快恩仇愛惡任驕狷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羨茲予來舊邦意弗在矜衒以疾而量力慎

莫稱方面抗表納金節假守冀鄉便帝曰其汝俞建肅往臨殿行路不去非觀歎溢郊甸病軀諧少休先壠遂完繕歲時存父老伏臘潔親薦恩榮孰與偕衰劣愧獨擅公餘新此堂夫豈事飲燕亦非張美名輕薄詫紳弁重祿許安閑顧已常兢戰庶一視題榜則念報主眷汝報能何為進道確無倦忠義聳大節匪石烏可轉雖前有鼎鑊歿其誓不變丹誠難悉陳感泣對筆硯

律詩

送楊少尹赴蒲城

張籍

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自廢田園今作主每逢耆老不呼名舊遊寺裏僧應識新別橋邊樹亦成公事多閑詩更好將誰相送上山行



寄題相州榮歸堂

歐陽永叔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  
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相迎舊使君。  
豈止軒堂夸故里，已將鍾鼎勅元勳。  
不須授簡平津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送楊可及第還鄉

梅昌言

君恩兼喜拜維桑，路入家山道更光。  
春色殿前初脫白，秋風隴上見焚黃。  
偏留名紙呼先輩，喜著藍袍到故鄉。  
科第孝思俱已遂，却經劔棧莫淒涼。

詩話

守本郡不阿

包孝肅拯合肥人，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  
以阿鄉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謗議公。乃為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  
直幹終為棟，真剛不作鉤。其守正不回如此。若溪漁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四

終



不升險其守五不回收州  
谷餘餘精公八為藉以具竟其間一經二宜轉絲為林其阻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宮殿

羣書要語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釋名蒼頡篇曰殿伏  
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作前殿上  
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初學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  
禁周禮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  
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



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視察不可妄也

漢書

楓槐被宸

**注**宸帝居屋宇也言植此木於宸中

何晏賦

遊閭闔觀玉臺天

門開恢蕩蕩

漢書

木擁槍槩以為儲胥

**注**

槍槩作木槍相槩為

柵也儲胥武帝作迎風館於甘泉宮後如露寒儲胥二館

長楊

賦

珍臺間館璇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櫨椽之頭皆以玉飾

泉賦

丹地

以丹淹泥塗殿上地

梅福傳注

玉除彤庭

西都賦

擯膠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

**注**

西廂清閑處也

楊雄賦

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厭火

風俗通

宣政門內有宣

敕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掖稱

長安志

服虔曰

掖門正門之旁小門如人臂掖也

成帝紀

鄴都銅雀臺皆鴛鴦

瓦

晉史

虎豹九關喙害下人些

楚辭

青瑣

刻為青瑣文而青

塗也

漢書

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燦張說

**注**

間牕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言綺疏青瑣之類

魏都賦

端門

出周勃傅師古曰殿之正門

漢書

宁者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

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為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曲

禮曰天子當宁而立

釋名

**闕**宮門雙闕鄭眾云象翹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

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

觀之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以門之相對為雙故名雙

闕

並釋名

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

其上可居登之則可徧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而書其所

闕多少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壁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恠獸



以昭示四方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畫  
朱雀二枚崔豹古今注觚稜而棲金爵注觚稜闕角也金爵鳳  
也西都賦

**詩句** 綉薨結飛霞璇題納行月謝朓 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

前人 謁帝蓬萊宮李 召見甘泉宮高適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

通李 聽鍾出長樂傳鼓到新昌白 旌旗映閭闔歌吹滿昭陽王

維 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杜 九天閭闔開宮殿萬

國衣冠拜冕旒王維 金闕曉鍾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岑參

陰沉鉄鳳闕杜贈崔評事 鉄鳳橫空飛綵繪東坡 臥聽風簷鳴

鉄鳳東坡 雙猊蟠礎龍纏棟金井輓轡鳴曉甕小殿垂簾白玉

鈎大宛立仗朱絲鞵東坡 峇西掖諸公 耿耿玉宇龍纏棟藹藹

金鋪獸囓環梅聖俞 庭槐似識天顏喜舞破法陰 作兩龍坡日

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坡和御製詩自注云通英閣

前有雙槐膠枝屈地如龍形

**古今事實**

上古棟宇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蓋取諸大壯

堯土階

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二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李斯傳 土階三

尺通曆

禹甲官室



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公劉卜居

篤公劉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大王築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宣王考室

斯千宣王考室上筦下簾乃安斯寢乃占我夢吉夢伊何維熊  
維羆

穆王清都

穆王及化人之宮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列子

故宮禾黍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  
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王風 箕子諫紂不  
聽其後箕子朝周室故殷墟城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乃  
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宋世家

衛營宮室

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定之方中作于楚官揆  
之以日作于楚室

秦阿房宮

秦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千丈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  
閣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管室也



漢未央宮

高祖七年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洵洵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非令壯麗無以重威

置酒前殿

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殿上羣臣皆呼萬歲

受釐宣室

文帝思賈誼召之入見上方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

長楊宮

長楊宮本秦舊宮漢脩飾之以備行幸有垂楊因為宮名門曰射熊觀秦漢遊獵之所也三輔黃圖成帝行幸長楊宮從胡客

大校獵上將誇胡人以禽獸命張羅網罟罾捕熊羆豪猪虎豹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飲雄從至上林館還上長楊賦楊雄

井泉宮

漢武帝立泰畤于井泉以柏梁災受計井泉

建章宮

漢武帝作建章宮為千門萬戶初柏梁殿災粵巫占之曰粵俗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厭勝之帝於是度為千門萬戶在未央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於上下宮之正門曰閶闔本紀武帝太初元年乙酉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



萬石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圍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仙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之屬立井榦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郊祀志

長信宮

漢長信宮太后之宮也武帝五日一朝長信宮東方朔傳又名長樂宮

承明廬

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嚴助傳居厭承明廬揚雄待詔承明之庭

宣室決事

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注宣帝布政教之室也

魏夢瓦化

魏文帝謂周宣曰朕夢殿上雙瓦落地化為鴛鴦何也宣曰當有暴死者魏志

晉宮門銅駝

晉索靖有先識遠見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唐長秋宮

唐皇后居長秋宮

龍尾道

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苑



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為之故謂之龍尾道  
泊宅編

諫治洛陽宮

唐太宗曰朕欲營一殿鑒奏而止正觀三年以旱避正殿張元  
素諫治洛陽宮

延英講論

憲宗朝李絳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欲與卿  
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文宗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  
十一刻

召見金鑾殿

賀知章見李白之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

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

洞開諸門

宋祖命改晉太寧宮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  
開諸門直望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知之 凍水

古今文集

雜著

魯靈光殿賦

并序

王延壽

字文考

王延壽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因  
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  
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  
年二十至二十四遍漢江溺而死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墮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部觀藝於魯觀斯而昭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文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叶神道而太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圭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

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嗟峨巖嵬危巍嚙嚙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倜倘豐麗博敞洞軫轄兮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羗環璫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坱圠以增屹崩繒綾而龍鱗汨磴磴以璀璨赫燁燁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爲乎皓皓泫泫流離爛熳皓壁暘曜以月照丹桂欵艷而電熒霞駭雲蔚若陰若陽濯瀟燐亂焯焯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靈寥窅以崢嶸瀉瀉煒以燻閭颺瑟蕭條而清冷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月矐矐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



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曉暖旋室嫵媚以窈窕洞房  
 叫窳而幽邃西廂踟躕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祕屹鏗瞑以勿  
 罔屑屬翳以懿漠魂悚悚其驚斯心惻惻而發悸於是詳察其  
 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甯陬偃佹雲起嶽峯離樓三間  
 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昭帶以星懸漂曉峴  
 而枝柱飛梁偃蹇以虹指揭遽遽而騰湊層檻礪危方毀以岌  
 峩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栴攢羅以戢脅文立枝掌馳孟叔牙而  
 斜據傷天蟠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第蔚以璀錯上崎嶇而  
 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絡繹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  
 天窻綺踈圓淵方井反植荷渠發秀吐榮菖菖披敷綺房紫的  
 窟窳垂珠雲采藻稅龍栴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拏

以梁倚仡奮壘而軒鬢虬龍騰驤以蜿蟺領若動而躡踞朱鳥  
 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蚪而逸棖白鹿子規於構檻蟠螭宛轉而  
 承楣狻猊踞伏於拊側狻羆攀椽而相追玄熊蚺蝮以斷斷却  
 負載而躡蹠齊首日以瞪眙徒眈眈而行狝彌胡人遙集於上  
 楹儼雅跽而相對犷欺猥以鵬眈呼決頤鳥交頰呼交頰遼而  
 睽巨李睽許李狀若悲愁於危處憐頰蹙而含悴神仙岳岳於  
 棟間玉女闕窻而下視忽矐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  
 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恠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  
 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邃古之初五龍比  
 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虺軀鴻荒撲略厥狀睽盱煥炳可  
 觀黃帝居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



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誠世善以示後於是乎  
 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長塗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  
 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綠雲上征  
 中坐垂景頰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請屈  
 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浴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  
 之俊才誰能尅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  
 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媪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  
 朱桂黜儵於南北芝蘭阿那於東西祥風翕春以飈酒激芳香  
 而常芬神靈挾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  
 漢而又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  
 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彤彤靈宮薛菲穹續紛塵鴻兮嗚嗚釐  
 岑峯嶺疑駢龍從今連拳偃蹇崙菌嶮嗟簷欹傾兮歎歎幽靈  
 雲覆靈壽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碾碾瓌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  
 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管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  
 北構而西折直走去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  
 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  
 焉蜂房水渦蟲初六反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嘗何龍  
 雱一作雲復道行空不霧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西歌臺暖響  
 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  
 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



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涓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官車過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鬻鎗玉石金瑰珠璣棄擲逖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各念其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

五鳳樓賦

梁周翰

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國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知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伊京師之權輿也遐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地之書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復建侯之地為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派河而渠結坤之絡振乾之樞星躔櫛堵我民之廬海漕山廡我田之租勢雄跨胡氣玉吞吳茫茫萬國魚貫而趨惟 聖皇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潛躍於龍德踐元亨於帝衢道德何師尊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略神武威憚



八區封豕必誅長鯨盡剝虎皮包刃鵠板搜儒墜典皆索闕政  
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謨陋宸  
極之非制稽紫垣之舊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萬世禹之卑宮  
蓋勿暇之計堯之茅茨非經久之制矧象魏之縣法伊億兆之  
所視况我力如天我貲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毫之費差  
足爲易乃詔共工度景之中因舊謀新庀徒儻功臺卑者豐棟  
具而隆椽斷而礪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鳳翹翼若鵬運風雙  
龍蟠首若鸞載官丹楯霞繞神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繡  
楣焜燿彫拱玲瓏淑壁塗赭綺窓暈紅雙闕偶立突然如峰平  
見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互而相逢門呀洞缺若  
天之裂縱舉百武橫駕六轍金鋪爍人光景明威舞陽之力莫

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抉其下則冠蓋威蕤劍佩陸離車如  
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踵兼蠻渾夷萬衆紛錯魚龍尊卑咸去  
來之由此競奔湊於玉墀置王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  
庶尹乃拜表蕭牆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歌永昌曰

元聖明兮帝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時高闕兮冠百常赫宋德  
兮垂無疆瞻天顏兮獻壽觴願君王兮長樂康帝曰俞哉爾觴  
且置當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戎馬之暇詳窺歷代之記乃知  
乎夏德之衰璇室且庇商政之壞傾官大修楚王童華一身何  
寄秦皇阿房三世而棄漢武柏梁孽火隨熾陳后三閣義師尋  
至豈非乎禍生於漸欲起於恣亦如崇飲不已必至昏醉嗜色  
不已必至乏瘁遷怒不已必絕人祀窮兵不已必暴人皆其諛



事類彙編 卷之五 十二 德壽堂  
不已必杜忠義溺諛不已必斥賢智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得以趨避淫於土木雅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為愧不舉君觴恐驕朕意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虎足水終日惴惴當共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卿無忘納誨羣臣以退咸呼萬歲

選德殿記

洪景廬

乾道三年正月丙寅 詔臣邁夕對選德殿賜之坐極論古今治亂事及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使後世有以持循者袞袞數百言臣既歛衽肅聽且顧謂臣曰此殿朕即位後所作也命名之旨雖取於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號出令圖事揆策無適而不在是凡燕游聲色之奉宮室苑囿之娛非唯不可好然亦所不好獨以閒暇取尚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而讀之

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壞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近侍外臣畫接夕訪大廷簾陛之儀一切略去細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至於騶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武之道特其一事耳卿為朕記之臣邁離席再拜稽首謝不敏弗獲命退而言曰自唐虞至於東周蓋千有餘歲其世遠其政息然至今為後人所傳誦後王所矜式而賴之以不泯者尚書存焉耳由三代而下至于後周亦千有餘歲世愈益近政愈益多廢興成敗之林渺若淵海今列于戶牖之間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通鑑存焉爾書亡然後通鑑作茲其是與陛下受天命克已厲精綜練名寔躬持太阿之柄操以為驗稽以為決未嘗不本原於二書四海九州



之人神而明之鼓舞奉承之不暇而不知其所自得者寔出於一堂之中萬事之方來畢陳乎前匿態遁形美惡畢見湛乎其若鏡焰而龜告也而臣幸得以筆墨薄技待罪禁林此而不書孰當書者况於跪受天旨恩紀卓異為無窮光耀乎乃不固辭而承命臣聞之庇天下之事者莫大於至勤洞天下之理者莫大於至明今夫百川之流草木之蕃三農之業百工之藝皆勤也而天子之勤異於是必法天行健而後可智效一官化洽一州折獄致刑擿抉微漏皆明也而天子之明異於是必如日方中而後可睿明皇致中興勤政務本之意慨然見於作樓之時而日引月表宴安雉毒之不戒明而不勤為何如哉文宗外憂藩鎮之跋扈內患朝廷之不勤旦朝等之莫夜計之而訓注之

陰謀牛李之朋黨不能早辨以稔其露之悔勤而不明為何如哉莫盛於太宗而寢不克終猶見於魏公之十漸故臣以謂唐三百年去本朝為未遠卓然可喜者惟武宗宣宗為然今陛下擴天縱之聖經之以至勤緯之以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勤延英之對金華之講都俞咨詢寒暑一致猶以為未足也而又朝於斯夕於斯舜好問而察邇言禹之惜寸陰文王之中晷不皇食皆以匹休抗美下視武宣誠不足道然自疆不息終始毋怠願陛下常以今日之心為心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臣敢以是為陛下獻歲三月庚午左朝議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臣洪邁拜手稽首謹記



古詩

隋宮

鮑溶

御街行客路行客悲春風野老幾代人種田場帝官零落池臺  
勢高低禾黍中

鼓吹曲

謝元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  
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良  
可收

九成宮

杜甫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層宮憑風迥岌業土囊口立神扶棟  
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女紛披長松倒揭巉恠  
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逆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  
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脩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  
是雕墻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

連昌宮辭

元微之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東又有墻頭千葉桃風動落  
花紅蕪蕪宮邊老人為余泣小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  
樓太真同凭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  
如夢復如痴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  
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  
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  
睡紅銷掠削雲鬢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



逡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補樂名李墓壓笛傍宮墻  
 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  
 仗避岐薛楊氏諸夷車闕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  
 過軀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  
 家舍行宮前庄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闕樹宛然爾後相傳六  
 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前花萼廢去  
 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閉暫相逐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兔嬌痴  
 綠樹木舞榭欹傾基尚在文應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  
 鳥喙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堦斜虵出燕  
 巢盤圍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  
 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指似旁人因慟哭却出

官門決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  
 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說姚  
 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  
 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出相公開元欲未姚宋灰  
 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美權宰  
 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楊國忠李林甫廟謨顛倒四海搖  
 五十年來作瘡痂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綫下吳蜀平官軍又  
 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  
 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律詩

隋煬帝作迷樓每一幸即經月宮女無數後宮多不



得進有侯夫人者有美色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  
左右取以進有詩五首云

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  
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  
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  
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  
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  
不及楊花意春來隨處飛  
秘閣扃仙卉彫房鎖玉人  
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

張祐有宮詞白傳稱之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  
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古行宮

元稹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宮詞

杜荀鶴

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  
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宮詞

王建

蓬萊正殿體金鰲紅日初生  
碧海濤開着五門遙北望  
柘黃新帕御床高

又

五更五點索金車盡放宮人出  
看花伏下一時催立馬殿頭先  
報內園家

又

射生宫女宿紅粧請得新弓  
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  
男兒跪



拜謝君王

又

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燵籠底火霏霏  
遙聽帳裏君王覺上直聲  
鍾始得歸

又

床前謝賜紫羅襦不下金階上  
軟輿官局總來為喜樂院中新  
拜內尚書

又

水中芹葉土中花拾得還將避  
衆家總待別人般數盡袖中  
捨得鬱金芽

又

藜藜洗手遶金盆  
旋拭紅巾入殿門  
衆裏遙拋金橘子  
在前收得便承恩

又

風簾水閣壓芙蓉  
四面鈎闌在水中  
避熱不歸金殿宿  
秋河織女夜燈紅

又

聖人生日明朝是  
私地先湏囑內監  
自寫金花紅榜子  
前頭先進鳳凰衫

又

黃金合裏盛紅雪  
重結香羅四出花  
一一傍邊書勅字  
分明送與大臣家



又

宮人早起不相呼不識堦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又

小隨阿姊學吹笙好見君王乞與名夜掃玉床朝把鏡黃金堦下不教行

又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來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內人爭覓洗兒錢

又

羅衫葉葉綉重重金鳳銀鵝各一襲每遍舞頭分兩句太平萬

歲字當中

又

牕牕戶戶院相當總有珠簾玳瑁床誰道君王不來宿帳中長是炷衙香

又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又

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曉烟如白晝沉香火底坐吹笙

又



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打梨園縹蒂花千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

又

魚藻宮中棟翠蛾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

頭積漸多

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因語德宗奢靡老宮人云每引流泉先于地底鋪錦

又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憾五更風

又

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藝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

又

日映西陵松栢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部歌新曲唱着君王自作詞

武宗怒一宮嬪謂柳公權曰得學士一詞當釋之遂

進詩曰

不忿前時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

宮詞

韓渥

繡屏斜立正銷魂侍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着雨春風應自怨黃昏

宮詞

花藥夫人



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前宣索鱠隔花催  
喚打魚人

又

殿頭分給買花錢滿殿官娥盡十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急  
過御床前

宮詞

徐仲雅

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朱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拾  
在玉闌干

望華清宮感事

許渾

聞說先皇看碧桃日華催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迥雲捲珠  
簾劍佩高雙鳳北歸山寂寂六龍西去水滔滔蛾眉沒後巡遊

少瓦落官墻見野蒿

華清宮

許渾

樓閣參差倚太陽年年花發滿山香重門閑鎖青春晚深院簾  
垂白日長草色芊綿侵御路泉聲鳴咽遶官墻先皇一去無回  
駕紅粉翠髮空斷腸

古行宮

章孝標

瓦煙踈冷古行宮寂寞朱門暗鎖空殘粉水銀流砌下墮環秋  
月落泥中鶯傳舊語嬌春日花學嚴粧妬曉風天子時清不巡  
幸低應鸞鳳集梧桐

隋宮

李商隱

紫宸宮殿鎖烟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



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詩話

御溝流桐葉

顧況在洛乘閑遊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去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明日於上游亦題杏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有客尋春苑中又於杏葉上得詩云一葉題詩出帝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取次行

禁溝得紅葉

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寄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問葉上題紅葉上題詩寄與誰祐後娶一宮人韓氏於祐書笥中見一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水中亦得紅葉卽佑所題詩於是相對感歎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也青瑣高議或云盧渥更不重載

戰袍中得詩

開元中賜將軍士大夫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短袍中得詩曰沙場戰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那誰邊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進呈明皇以詩徧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歲明皇深閱之遂以嫁得詩者謂之曰吾與爾結今生緣邊人



感泣

戰袍中得金鎖

唐僖宗朝自內製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將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鎖一枝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馬直貨瑣于市為人告其將併得詩奏聞僖宗令馬直赴闕以宮人賜直為妻

知宮中事

王建宮詞舊跋云建太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籍最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徧得着進來龍馬亦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頰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誦倣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

李後主詞

有士人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云馮延巳撰詞云銅壺滴漏初晝高閣鷄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簾櫳堵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侯鯖錄

殿庭植槐

唐殿庭間種花枝故杜詩云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



散國明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 朱氏語錄

# 官解

羣書要語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大微之

象退之孔戣墓誌云臣與孔戣同在南宮 漢書 其官司之別曰

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 唐百官志 諸校列坐堂皇上 **注**屋

無壁曰皇 朝建傳 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關重門再扃師

月爰止毗世作禎 **注**府寺之制其間一揆而墻屏之設亦齊有

之關兩階之間 魏都賦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

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圻父王之瓜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

以瓜牙為衛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

號令必至牙旗之下 續世說 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中

也 侯鯖錄 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府古有之

而稱謂訛也 漢祭祭露 古詩蜜蜂之辭曰蘼蘼華華雖無官職一

日兩衙則凡官寺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致其恭天子御正朝

亦名正衙不知何始 藝文類聚 申者吏以晡時聽事申旦政也

說文

**詩**句不見公與相潭潭府中居 韓 勤來得晤語勿憚怕寒廳 韓

蹀躞先駕龍銅鼓鳴衙 柳 印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 張籍 吏

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韓 看君擁黃紬縮臥放晚衙 坡 使君家

似野人居 杜牧 齊安郡 走馬西來各開府 坡 况我官居似蓬島

嗟我官居如傳舍 歐



聽訟甘棠

甘棠召伯聽訟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

正堂舍蓋

見寓公門

官舍狸恠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恠前尹不敢居之廣後於壁穿中得狸殺之恠遂絕

省中多鬼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省搆官屬居省省中多有鬼恠每夜或見人着衣冠從中出或門自開闔見者多歎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

官舍鬼去

梁傅昭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自是郡遂無患

皆無公廨

宋初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

石林燕語

始建二府

元豐初建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曰位謂之八位  
謫居無公宇



冠萊公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  
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命

正寢待兄

呂微仲當軸兄大中自陝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中辭  
微仲云界以中雷卽私家也時安厚卿在政府父日華尚康寧  
厚卿夫婦偃然居東序時人以此別二公之賢否

揮塵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  
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贖道於貨

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  
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畜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  
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  
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  
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柰  
不賞削柰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  
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  
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  
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  
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  
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傾身榻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



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誠無罪斯記云

待漏院記

見朝謁門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負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選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

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滄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粟以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蠢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隱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囂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



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潯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蒞於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芴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蕭然而疲公噫貽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捷之以勤疆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暮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施施今吏簷簷公能馭之錐亦爲銛跖亦爲廉始繼而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徃稅先具汗茨盡開衙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粟嚮閱官庫庫無尺縵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于公松瑞蓮猗猗合蒂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謠冀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椽史將卒趨伏固請願書於公堂之北壁天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穢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



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疆富殆無存者  
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  
廩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  
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遵紉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  
有圖謀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於後  
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誘學名數或  
務攻爲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  
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  
刺史廳記旣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曾臆用爲鑒戒

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  
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爲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  
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履劇自課而  
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  
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蒞此熟視焉而莫之  
省豈是其難乎予也魯不知乎他即命圻而書之俾復其舊且  
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  
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  
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



聖文類聚卷之五  
丞涉筆占位署惟謹顧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効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畜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畫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汗不可讀斯立易桶與瓦墁治壁悉書在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飈飈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于姑去

古詩

郡中與諸文士燕集

見燕飲門

同安官舍夜作

朱元晦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閑居秋意遠花香寒露濡故國異時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臥塵思一蕭疎  
窓戶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翛然形神罷拘役暫愒豈非閑無論心與跡

題太和主簿趙昌父思隱堂

楊廷秀

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食秋菊嚼春冰西昌官舍如佛屋一物也無惟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大兒叫怒小兒啼乃翁對竹方哦詩詩人與竹一樣瘦詩句與竹一樣秀故山



蒼玉搖綠雲月梢風葉最關身勤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

律詩

城南縣尉水亭

蘇子瞻

兩尉鬱相望東南百步場插旗滿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極目亂紅粧漱漱波頭細踈踈雨脚長我來閑濯足溪漲欲浮床澤國山圍裏孤城水影旁欲知歸路處葦外明風檣

金陵郡齋

王介甫

談經投老揆悠悠為吏文書了即休深注爐香閉齋閣臥聽簷雨瀉高秋

宿錢塘尉廨

黃魯直

平湖繞舍山無盜官事長閑俸有金安得終身為禦寇不辭兒女作吳音

詩話

綠莎廳

河中府舊有綠莎廳唐人詩云綠莎廳事舊鳴蛩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五終



河中書有絲苾輿書人精云絲苾輿事書與並

絲苾輿

精結

大非吳音

平賦縣舍山無益官專身閑耕亦金安野絲具為樂家不編泉

宿遊擊提綱

黃魯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館驛

羣言異語館客舍也 說文 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 六帖 凡國

野之道十里一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症以待朝聘之官也 周禮地

官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視館致館 秋官司寇 克勝

則使傳遽告功於王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 江漢詩註 見



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曲禮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禮  
歲癸未之遷逐旅蠱蛇於海馭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蓋  
韓別知賦

**詩句**風帆數驛亭杜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李磨龍號古戍

霧雨暗破驛坡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柳至今歸

計負雲山未免狐裘眠客舍 章臺折盡青青柳坡

**古今事實**

適館授粲

緇衣美武公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賓至如歸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  
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  
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  
其閭閔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  
異客何對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  
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  
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  
事實至如歸無事菑患不畏寇盜亦不畏燥濕今銅鞮之宮數  
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  
不戒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  
之惠也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



罪也乃築諸侯之館

襄三十一

有壞必葺

叔孫昭子聘于晉晉受邾人之愬執昭子寘於箕使更藩之昭

子不以拘為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日如始至

昭三十二

致餼受館

單襄公過陳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

國語

假館授業

孟獻子曰曹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

曰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舍館未定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

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曰克有罪

傳車驛騎

田橫懼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

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馬曰乘傳

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

之驛騎

高祖紀

孫弘起客館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日欽賢館以待

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游士館以待國士躬自菲薄



俸祿皆以給之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

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繼踵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登時壞以為馬廐庫奴婢室矣

置驛迎賓

鄭當時置驛馬日郊迎賓客縣次與給食注次路也

第如傳舍

許伯入第蓋寬饒謂曰此如傳舍閱人多矣詳見里弟門

亭長不知

趙孝平王莽時父為田禾將軍以父任為郎嘗告歸步擔欲止郵亭亭長不納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過何時至孝平曰尋將到劉寵免太尉歸清儉出京師欲息亭傳舍亭吏止之曰整頓以待劉公寵不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飾厨傳

漢宣帝元康詔吏或飾厨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昭曰厨謂飲食傳謂舍言脩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

謫使代郵

楊震傳云謫震諸子代郵行書注說文云郵境上行書舍

亭有鬼

東漢王恽除鄆令到官至黎音古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恽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寃為亭長所殺明旦召游檄詰問具服罪即收繫本



虛館以待

管寧與王烈至遼東公度虛館以待之

移牛屋下

褚公哀爲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識公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爾時吳興沈縣令嘗送客至浙江客至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傍徨問牛屋下是何牧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名令於是大慙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宴酌言色無異狀如不覺公送至界

投驛不讓

唐元稹爲御史自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參軍

視事於廨

李吉甫改柳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吉甫命菑除其廨以視事擅乘驛馬

擅乘驛馬

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

驛舍美婦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  
曰今日見君必有疑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  
眼馬撲兒御厨飯丁晉公曰此乃獨眠狐館四字也

古今文集

雜著

管城新驛記

劉禹錫

太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達肘武  
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于城中駟遞不時四  
門壯鍵通夕弗禁更請于外隧永永便安制曰可守臣奉詔無  
徵命無奪時縻美財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說琢  
石而紀曰在允之方面玄負陽門街周道墻陰行桑境勝于外

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墜塗宣哲銜甍剛滑術精于內也遽廬  
有甲乙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無卧囊橐示禮而不恩也內庖  
外廐高倉邃庫積薪就陽峙芻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  
役夫有區師行者有饗亭孥行者有別邸周之以高墉乃樓其  
門勞迎展蠲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高丘雲烟四  
時萬象來貺於我走轂奔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  
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弘農人鄭爲雒州非聞  
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遷于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  
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于從政而決行其言者乎

褒城驛記

孫樵

褒城驛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



敗而膠庭除甚燕堂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駟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汨泥盡煎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

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旣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變易且刺史縣令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縣令則曰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飢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因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叟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壁

古詩

題小猿叫驛

黃知命

大猿叫罷小猿啼箆裏行人白晝迷惡藤牽頭石齧足嫗牽兒



隨淚陸續我亦下行莫啼哭

律詩

宿杉嶺驛

鮑昭

溪驛舊名杉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

宿洞口驛

錢起

野竹通溪冷泉聲入戶鳴往來人不到寒草上階生

館

杜甫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登大庾嶺北驛

宋之問

陽月南飛鴈傳聞至北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

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

永嘉上浦館逢張客卿

孟浩然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遙把酒孤嶼共題詩解院隣蛟室人煙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題宛溪館

李白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山明何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巖湍上于今獨擅名

岳陽館中望洞庭湖

劉長卿

萬古巴丘戍平湖北望長問人何淼淼愁莫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大陽孤舟有歸客早晚達瀟湘

題褒城驛

元稹



巖秦脩此驛兼漲驛前池已種萬竿竹又栽千樹梨四年三月  
半新笋晚花時悵望東山去等閑題作詩

宿山驛

張濱

驛在干峯裏寒宵獨此身古墳時見火荒壁悄無隣月白翻驚  
鳥雲閑欲就人祇應明月鬢更與老相親

邯鄲驛冬至夜思家

白居易

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  
着遠行人

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自武陵祇召赴

京宿于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劉禹錫

雲雨江湖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

聞長樂鍾

題驛舍

盧秉

青山白髮病參軍旋糴黃梁買酒尊但用有錢留客醉也勝騎  
馬傍人門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  
然有逃亡者明年較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云

蘇子瞻

簷楹飛舞垣墻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邪作奴婢不知賞  
得此人無

汲黯傳云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以謝

天下



宿皂口驛

楊廷秀

暫投破驛歇征驂喜見山光政蔚藍不奈東風無檢束亂吹花  
片點征衫

題湘中郵亭壁

左鄩 魚隱

疊疊山腰繫冷雲踈踈雨脚弄黃昏松聲更帶溪聲急不是行  
人也斷魂

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

李郢

桐廬縣前洲渚平桐廬江上晚潮生莫言獨有山川秀過日仍  
聞官長清麥隴荒涼當水店鱸魚鮮美稱尊羹王孫客棹殘春  
去相去河橋羨此行

宿黃花館

楊發 文鑑

孤館蕭條槐葉稀暮蟬聲隔水聲微年年為客路無盡日日送  
人身未歸

詩話

空館女歌

竟陵椽劉諷夜投空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  
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  
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日拾得翠釵  
數隻 凶性錄

鬼詩題驛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閱楹間有題云爺娘送我  
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



損名驛婦

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寔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委實非端介者其守可掬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舍埃騰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蕩蘭衣敝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謹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蕩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冷齋夜語

第宅

羣書要語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釋名室有東西廂曰廟

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爾雅東北隅謂之窻爾雅擗櫺

**注**梁也說文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風雨攸除鳥鼠攸

去斯于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同上如彼築

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詩伊蟻在室蠪蛸在戶町疇鹿場燿

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東山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

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材君子將營宮室宗

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曲禮正中曰棟次曰楹儀禮注具

饌於西塾西門外也同上設洗直於東榮注屋翼也室東南

隅謂之突室西南隅謂之奧七尺曰仞八尺曰尋同上儒有一

畝之宮環堵之室注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



環堵之室

高誘註

華門圭竇蓬戶甕牖

禮記

圭竇者牆上鑿門

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安於室之東西為赤白牋

糊之象日月也

程泰之演繁露

國宅無征

曲

禮楚子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注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左高

其閤閤左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左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避燥濕寒暑國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也註蕭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恭

焉謂之蕭牆 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淮南今三公有司或由窮

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五丘壽王傳高

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更二千石受小第室註有甲乙

次第故曰第漢書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

里中皆不稱第初學記高明之居鬼瞰其室陽解嘲温房承其

東序凉室處其西偏何晏賦大厦眈眈文選厚棟大厦夷庭高

門柳文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文選霜斤沐楹玉沙瑩礎盧肇陳

圭置臬正永瞻星睽地日闔銘編霜炎緝寒茅構鳴噪之所集

築町畦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决滄溇之汀淥

塞井甃之淪坳織宿楚以成門藉竹扉而為戶既取蔭於庭樾

又因籬於房杜沈筠郊居賦厚貨居吐移于間壤伐惡木剝與

草前指後盡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内

重江東隘常所未覩倏然互見柳文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櫛

禮節稅之華不斲椽不剪茅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

風昭其儉也柳茅亭記蒼翠詭狀綺繒繡錯同上堂既成藁以



白茅為取省費也時無良草且不能弥縫其上大雨溝下如注

馬天方晴烏攫擊不少置爵鷺取乳童兒階而取之紛紛藉藉

馬汎掃罷於奔命於是議易以瓦洪邁東堂記蛛都于簷蜂牖

于房螳國于垤蒲盧宮于窓是四物者眇麼類也一不當其居

知整茆焉人而不能如惑矣洪泌葺軒記余家貧數畝之宮有

二十楹兄弟環而居之而又有附庸其間者大房所得財丈五

瓶罌巾桁皮置鶴列婦子揮汗成雨左足下榻右履已及寢門

之外矣方春雨淫漏無乾所寒廳之下水可涉也高風一下喘

乎其將壓焉洪草堂記

**詩句**歸身蓬草屋選茅茨寄短椽杜茅簷古木齊王華屋艷神

仙杜當與持斧翁前溪伐雲木李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左

總舊宅蝸涎蠹盡梁杜牧潭潭廣厦居咳唾生餘響屏山一林

瘦竹吾菟裘坡幽居地僻經過少杜

**古今事實**

孔宅聞絲竹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王又升孔子堂聞金

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美哉輪奐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賀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

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稱

檀弓下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六 十三 德壽堂



買宅自污

高祖數使使問蕭相國何為客說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買貸以自污上心必安何從其計

視如傳舍

平恩許伯入第益寬饒賀之酒酣仰屋而歎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能久

田宅分人

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

續漢書

起自白屋

吾丘壽王傳今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

白屋以白茅覆屋

以泥謝客

曹操於譙東築精舍求低下之地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

借屋得罪

丁謐為人亢毅常於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卧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聞明帝收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之

魏畧

求田問舍

劉備謂許汜曰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



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遜宅與兄

裴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知其意便使兄住 別傳

角巾東第

羊祜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第為容棺之墟

推宅與友

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本傳

借宅栽竹

見竹門

甥成宅相

見甥門

題門賣宅

齊庾杲之接魏使使問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欲掃蕩京洛尅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賣宅不售

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將買者問故亮曰為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淳實不賣矯飾如此

因產木辭官

後魏王羆授西河內史辭不拜人問其故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所求假如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憲法以此致辭耳

兄辭禪宅錢



宋蔡興宗父廓起二宅以東宅與兄軌軌送錢五十萬禪宅直興宗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

贖魏徵宅

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白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白傳

綠野堂

裴度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閹孺擅威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閑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文

宗復詔節度河東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未幾度薨

疏沼種樹

白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為當時所忌乃放意文酒無立功名意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

輞川別墅

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欵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泮普半反水涯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訓為樂

詔不毀宅

田游巖隱箕山高宗拜弘文學士乘傳赴都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宅氣索然

浮屠泓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惟宅氣索然視隅有二坎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將索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疔補他肉無益也

重關複壁

李林甫爲相自見結怨者多憂刺客竊發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莫知也

浣花草堂

杜甫在成都劔南節度使裴冕爲卜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焉或以爲嚴武非也

求買山錢

戴苻山人問襄陽節度使于頔求買山錢頔與百萬

買宅得金

魏郡張本富賣宅與程應七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独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問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相宅吉凶

唐僧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爲王鏐宅安邑爲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表弘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不成馬燧宅爲鳳城園所謂玉杯破而不



復完也 盧氏雜記

厚遺宅主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召之曰  
得非售宅虧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尔矣  
其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 聖宋掇遺

巢居穴處

熙寧間故大師王公 拱辰 卽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  
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  
作壤室二公各嘗登處其間邵雍堯夫見富鄭二公問洛中有  
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  
塵史

室美可懼

以下係侈美

智囊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臣  
意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  
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

兄爲美室

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  
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開第康莊

自淳于髡以下齊宣王皆命爲列大夫開穿康莊之衢高門大  
屋以尊寵之 鄒奭傳

宅甲諸第



漢田蚡以景帝同母弟拜相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廼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治宅甲諸第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

爲人起宅

邾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室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

宅屬他人

後魏王椿於鄉造宅廳事極高壯椿往爲本郡人呼爲王太原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王太原宅未幾尔朱榮居椿宅榮封太原王焉

木妖

唐安史之亂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治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

號木妖

南部新書

果市佳宅

唐馬周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佳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自有佳宅直二百萬周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人乃悟

必買此宅

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江陵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履濯足自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錄異記



旁徹民廬

安樂公主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旁徹民廬怨聲貫然第成禁藏空殫六帖

秉燭一覽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柏為之文梓為梁花石甃池引水築山碾磴廐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行至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

治第完壯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以板為甍上以方塼甃之然後布瓦至今完壯

乘車一遊

趙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及宅成韓王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至于捐館不復再來矣悚水

一登西樓

丞相陳秀公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為闊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脩不得筆談

蓬戶桑樞

以下係卑陋

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桑以為樞甕以為牖上漏下湿坐而弦歌莊子



在陋巷

顏淵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宅窮僻處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以席為門

見門門

一區粗足

河間王孝恭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何以家為

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蓬蒿滿宅

後漢張仲蔚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不事一室

陳蕃年十五閑處一室庭宇蕪穢同郡薛勤往候之曰孺子何不掃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小宅籬垣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盧循寇南海隱之為所得久方得反數畝小宅籬垣側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

本傳

茅舍以居

晉羅含為桓温別駕以廨舍誼擾於城西小洲立茅舍以居織草為席布衣蔬食晏如也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本傳

切責華美

後漢長孫道生位司空第宅卑陋出鎮後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還曰今強寇尚在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毀宅

蝸牛廬

魏焦先字孝然結草廬於河間號蝸牛廬呻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乃露寢雪中袒卧人視之並如故後至百餘歲卒

小船岸居

齊張融為中書郎給假東出武帝問住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水上後問其從兄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笑

如逆旅舍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恠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宛其死矣定是誰室

不以官解益宅

梁呂僧珍世居廣陵後為本州刺史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解或勸徙解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解以益吾私宅乎不立田園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



事類彙編 卷之六 二十三 德壽堂  
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

客益而屐

崔郎室處卑陋無步廡至霖淖則客益而屐以就列位

無十尺舍

元德秀未常有十尺之舍

不營美宇

唐李義琰為相宅無正寢弟義璉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卒不許木久腐乃棄之

玉川破屋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 韓寄盧仝

脩葺傷百虫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踈牖不堪其憂而彬處之恬然自若堂屋敝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 歸田錄

第宅卑陋

杜祁公衍不殖貲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卑陋居之裕如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 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 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言行錄

廳僅容旋馬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大監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犬祝奉



禮廳事已寬矣

温公訓儉

燕居凝塵

呂正獻公

公著

燕居凝塵滿案澹然弗顧所用研或十數日不

洗條亦不問也平生每半年許一饌

家塾記

無地起樓臺

見儉約門

不肯治第

范文正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日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独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

遺事

賜以近第

以下係賜第

孝惠及高后德汝陰侯夏侯嬰脫孝惠於魯元下邑之間乃賜北第之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注**北第者近北闕之第

爲起第舍

張遼宇文逵爲晉陽侯累有戰功魏文帝曰此古之邵虎也爲起第舍

輟殿材賜

魏徵宅無堂太宗方造小殿乃輟其材以賜之

賜第及田

德宗賜李晟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園林女樂八人



益收復長安之功也

古今文集

雜著

與大息山松書

梁徐勉

家世清廉故常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常言中年聊於東里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倘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漪竹成陰阡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胡岑藜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大外城門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問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資思齊不宜忽畧以弃日也非徒弃日乃是弃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閑居賦

潘岳

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臆之費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之賦於是退而閑居洛水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沂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徑度靈臺築而高峙窺天文之秘奧究人事之終始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揚映沼芳枳樹籬遊鱗澆澗苗苴敷披竹木蒼鬱靈果參差張公大公之梨梁侯烏稗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之桃表櫻胡之



別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漫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及也萊則葱韭蒜芋青筍紫姜蕘荷依蔭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蘋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雪巢賦

楊廷秀

天台林君景思之廬字以雪巢尤延之爲作記廬陵楊某復爲賦之其辭曰

赤城兮霞外天台兮雲表有美兮先生相宅兮木抄厭人寰兮喧卑薄市門兮囂湫壑谷與溼蝸廬編小陟彼懸崖天紳之涯竒峰日拂枯松宵排飛上萬仞之顛旁無一寸之階我營我巢維條伊枚命黃鵠而銜枝驅玄鶴而曳柴斧辛夷以爲柱刈山

桂以爲棟蘭檉椒其有芬荷蓋岌其不動將旁招樵夫朋盍溪友以落之且有日其善頌矣夜半風作頻撼林薄天駭地愕山跳海踴已而寂然四無人聲黯天黑而月落忽八窓之夜明悅身墮於冰谷羗刮骨其寒生窮猿嘈嗥飛鳥獨鳴先生夙興而視之但見千里一縞群山失碧翔王妃以萬舞飄天葩之六出皓皓的的續續藉藉蓋朔雪十丈朝沒吾巢而無人跡矣先生舉酒酌曰巢成雪至雪與巢會式瑾我室式珠我解空無一埃點我勝槩繼自今匪仙客其勿迎匪詩人其勿對迺搏冰漿與雪汁飲兔鬚於墨澮大書其楮曰雪巢標俗子出諸大門之外

南溪樟隱記

祝和父穆

余卜居南溪上流溪之瀨有喬木一蓋古之豫章而今俗以樟



名者也其壽當三百餘載而大且二十圍圍栳偃蹇庇及數畝  
老根盤踞高突地面如巨石礪砢余因募工畚土厚培其根使  
平若一臺可坐數客又焉根入土深得所滋養枝葉益敷暢停  
午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清陰敷地暑氣不入涼颼時來方春稚  
綠競茂藹若雲屯及玄冥凍沍此獨挺秀余愛護封殖每爲賦  
甘棠之詩余聞昔有商山之老戲於橘中者謂之橘隱後世效  
山陰之種竹者謂之竹隱慕彭澤之采菊者謂之菊隱擬孤山  
之詠梅者謂之梅隱余愛此古樟遂名吾廬以南溪樟隱暇日  
搜閱書篋得晦菴朱子所書四大子適契余所命名若有天相  
因亟模勒揭于廳之楣卽其右闢小室又取朱子所書歲寒二  
大字爲扁以表古樟之雅致室僅容膝處勢最高平挹翠嵐下

臨綠浸隔岸擔登負笈之行人中流披蓑鼓柁之漁父皆可坐  
見於衽席之上市廛雖近而一塵不侵余益於此而讀書以求  
聖賢爲己之學涵養體察私淑吾身庶幾不負朱子疇昔教育  
之意日力有餘則獨取古人嘉言善行類成巨帙窮年矻矻皆  
手自抄錄樂而忘疲今一二書行于世者幸有揚子雲不以覆  
醬瓿也乃若坐久神倦起而欠伸則信手拈前輩詩文一二帙  
緩誦微吟戰睡魔而却之此則樟隱之成趣也其西則築小樓  
四楹與廳對峙又取南軒張子所書藏書閣三大字揭扁樓上  
雖余無資聚書不能多視鄴侯插架特泰山之毫芒然余性健  
忘不可無書舊所讀不復盡記必籍檢閱積久抽取簡帙散亂  
則必次其甲乙使如舊序剔去蠹魚燥以風日蓋茲樓也檢書



則登整書則登曝書則登當此之時窓櫺四敞不妨眺望以舒  
暢心目至於秋霄爽豁月鑑澄鮮朔風怒號雪絮飛舞乘興一  
登便覺水晶宮闕瓊樓玉宇去人不遠此又樟隱之勝槩也噫  
余晨興而啓吾扉出入而涉吾庭仰而瞻吾巨扁銀鈎鐵畫動  
有法度則思其人嚴若先儒之臨其上顧而見吾古樟龍身虬  
柯昂霄聳壑則愛其木廩然歲寒之友在吾側是則吾廬雖甚  
湫隘卑陋而雄麗偉特之觀固不在於輪奐之美也繫我後人  
之居於斯者其必讀韓昌黎示兒之詩使有賢卿大夫相過考  
評道之精粗以不迷厥初可也其必思朱子所記先大夫遺事  
以克稱天之報施其將在此之語可也審能如是則庶幾亦不  
貽林慚澗愧之譏而凌霜傲雪之標當相與輝映於無窮此則

余之望也是爲記

先君子幼孤

文公朱夫子重涓陽之念實教育于家塾

猶及親炙當時講論之益

西山蔡先生 勉齋黃先生

特加敬愛

先君子師事之晚年卜居建陽麻沙之南溪

上扁於室曰南溪樟隱蓋朱夫子之大書也述於文曰南

溪樟隱記益

先君子之絕筆也又嘗規一便坐取 朱

夫子歲寒二大字勒於其楣且係之以詩曰豫章偃蹇納

蒼龍姿幹寧須匠石逢借重歲寒雲谷字絕勝松拜大夫

封觀是詩也可以知

先君子固窮之志矣噫 先君子

嗜書手不釋卷見於是記者無非述其刻苦問學勉勵後

人將欲以儒業惟其家洙輒犯不韙僭以樟隱記附於



先儒名世之作之次庶幾託以有傳用警其子若孫益求所以承先志云寶祐戊午仲秋上澣孤洙涕泣謹跋

古詩

詠居二首

左思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衝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屋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歛來游被褐出闔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飲酒

陶潛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移居

陶潛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讀山海經

陶潛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旣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廻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



中疏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  
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歸田園居六首

前人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  
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  
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林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  
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  
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  
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又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携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壠  
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  
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  
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搔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  
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  
天旭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  
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空  
有役但願桑麻成蚕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謝公宅

李白



青山日將暮寂寞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有虛白荒庭衰草  
遍廢井蒼苔積唯有清風閑時時起泉石

示兒

韓愈

始我來京師止携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無  
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饌賓親冠婚所  
依人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縷絡之春華夏陰敷東堂  
坐見山雲風相吹噓松里連南亭外有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  
榆翳空虛山鳥終夕鳴有類澗谷居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  
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  
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魏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為棊槊以  
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莫學張樊如來過  
亦無事考評道精麤蹉蹉媚學子墻屏日有徒以能問不能其  
蔽豈可祛嗟我不脩飾事與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  
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

李德裕

昔聞羊叔子茅屋在東渠豈不念歸路徘徊畏簡書乃知軒冕  
客自與田園踈歿世有遺恨精誠何所如沈子寡時用夙志在  
林間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清泉繞舍下脩竹蔭庭除幽逕  
松蓋密小池蓮葉初從來有好鳥近復躍鯨魚少室映川陸鳴  
臯對蓬廬張何舊僚采予與吏部乃金門僚故也相勉在懸輿常恐似伯玉  
瞻前愧魏舒

凶宅

白居易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前主爲將  
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爲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繼  
相踵自從十年來不利田舍翁風雨壞簷隙蛇鼠穿墻墉人疑  
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  
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育凡爲大官人年祿多高崇  
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  
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  
諭邦周秦宅峭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  
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傷宅

白居易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墉外回環纍纍六七

堂棟宇相勾連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  
能干高堂虛且迴坐卧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  
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爲大官厨有臭敗肉庫  
有朽貫錢誰能將我語問尔骨肉間豈無貧賤者忍不救飢寒  
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鳳城園

新居感詠

杜世昌

無似老且病唯恐歸田遲一旦得引年九天還聽卑爲霑二品  
祿俾盡百年期恩深淪骨髓感極橫涕洟始營菟裘地來向淮  
水湄城隅窳窮僻匠者寧求奇卜築悉由已軒牖亦隨宜外以  
庇風雨內以安妻兒燕雀莫群噪鷓鴣才一枝因念古聖賢名  
爲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爲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無立錐



文終防勢奪景桓耻家爲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伊余具負  
者適會承平時無術毗萬務無才撫四夷爲郡亦齷齪勞心徒  
孜孜保身已天幸拊已宜自知開卷顏間厚復懼來者嗤勗哉  
知止足清白猶可追

因舊一首

并序

蘇子由

予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三間求售三  
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遲曰因卞之舊而易其尤亦可子孫若  
賢當師公儉予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上燕春深  
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爲一區屋三年費經營紛紛伐梧楸日  
厭斧斤聲老境能幾何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忌與力爭

青楊易三棟赤榆換双楹指顧行即其構築後已輕鄧侯念子  
孫不處高閑閔吾今何人斯此則左右銘

遷居

洪玉父

從官三十載故山凡幾歸昔歸尚有屋再歸已傾歎今歸但喬  
木竹落荆薪扉上爲鶴鳥都下爲鷄犬棲相彼東北隅三畝以  
爲基積塊與運甓實窪而培痺成茲道旁舍空我橐中資堂室  
取卽安牖戶適所宜嘉桐三四株當窓發華姿馨花入懷袖似  
與遷徙期我今六十老豈不知前非骨相自不媚况復筋力微  
收此衰病身與汝長相依松楸幸在望鄰曲不見遺葛巾隨里  
社庶以保期願

卜居

朱元晦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焉村墟近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  
西深谷開平疇茆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厚曠土非  
難求誓指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  
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卽共懽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  
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杏爲梁

刺居處奢也

白居易

杏爲梁柱爲柱何人堂室李開府碧砌紅軒色未乾去年身歿  
今移主高其墻大其門誰家第宅廬將軍素泥朱板光未滅今  
歲官收別賜人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  
逆旅中身是主人心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後心雖甚長計非久  
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傳孫令保守莫教門外過客聞撫掌迴

頭笑煞君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鳳城園君不見魏  
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墻圍  
大屋

長安道

崔顥

長安甲第高人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回擁賓從路旁拜  
揖何紛紛莫言炎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卽可  
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悠悠應始知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洒江郊高者桂  
冒長林稍下者飄泊沉塘坳南村兒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  
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  
 卧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断絕自經喪亂少睡  
 眠長夜沾湿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  
 死亦足

濂溪詩 并序

黃魯直

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宵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  
 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  
 與民决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少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  
 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具獄茂叔爭之不能投告  
 身欲去使者歛手聽之趙公閱道號泥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

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廼瘖曰周茂叔天下  
 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  
 罪者自以不寃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峰下潔  
 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  
 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  
 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長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名  
 非於奉身而燕及皁娶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  
 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义所得多矣茂叔諱惇  
 實避 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成家求予作  
 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  
 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弦琴  
兮觴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爲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  
兮鑿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  
津有舟兮塘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琴音兮不知何處散  
髮醉高荷爲益兮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  
同宇兮雲月爲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  
爭席曰雲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夫誰敢侮  
律詩

絕句

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唯展畫圖看

題李欵幽居

賈島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  
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  
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窓虛

裴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賈島  
方下第或以爲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  
庭君始知

履道居

白居易

莫嫌他窠林亭小莫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鎖空宅主人去



了不曾歸

汶川村居

滕白

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  
瞞腹老翁頭似雪海棠花底戲兒孫

茅簷

王介甫

茅簷長掃淨無苦花木成蹊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卜居

白居易

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  
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轉藏身  
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賢塵

卜居

杜甫

沉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  
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  
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鸚鵡對沉浮  
東行萬里堪兼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廢宅

朱慶餘

古巷棘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  
更無新燕來巢屋惟有閑人寄看花  
荒旣欲摧塵蒲櫪小池初涸草侵沙  
榮華事歇多如此立馬踟躕到日斜

襄州漢陽王故宅

皮日休

碑字依稀廟已荒猶聞著舊說賢王  
林園一半為他主山水虛言是故鄉  
戟戶野蒿生翠瓦舞樓栖鴿汚雕梁  
柱天功業緣何



事不得終身似霍光

題故人廢宅

方干

舉日淒涼入破門  
鮫人一飯尚知恩  
閑花舊識猶含笑  
惟石無情更不言  
樵叟和巢伐桃李  
牧童兼草踏蘭蓀  
壺觴笑詠隨風去  
唯有聲聲蜀帝魂

廢宅

吳融

風飄碧瓦雨摧垣  
却有鄰人為鎖門  
幾樹好花空白晝  
蒲庭荒草易黃昏  
魚池涸蛙爭聚  
栖燕梁空雀自喧  
不獨淒涼眼前事  
咸陽一火便成原

京師廢宅

張文潛

當道朱門白晝扃  
高堂歌吹久無聲  
古牕積雨昏殘晝  
朽樹經

陰長寄生門下老人時  
洒掃舊時來客歎  
平生艷姬驕馬知何處  
獨有庭花春自榮

訪楊少監宅留題

周子充

楊監全勝賀監家  
賜湖豈比賜書華  
回環自闢三三徑  
頃刻常開七七花  
門外有田聊伏膺  
望中無處不煙霞  
却慙下客非摩詰  
無畫無詩可得誇

和謝

楊庭秀

相國來臨處  
士家山間草木也  
光華高軒行李能  
過李小队尋花到  
浣花留贈新詩光  
奪月端令老子氣  
成霞無論藏去傳  
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

詩話



買宅遺康節

嘉祐七年王宣徽拱辰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財爲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鄭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耻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巢始孱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窓虛響瀍澗臺迥粲伊崇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來歡不已端節歎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荷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此恩隆後以詩謝溫公諸公曰

重謝諸公爲買園買園城東占林泉七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傲熙寧出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籬倒戴芰荷畔談塵輕搖楊柳邊陌徹銅駝花爛熳隄邊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今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庄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

聞見錄

梁生芝草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旣而以梁生芝草爲奏者車駕臨幸適久



雨梅潤芝蔭地京師無名子有為十七字詩者曰相公賜新宅  
梁上生芝草為甚脫下來膠少

茅三間

東坡和陶詩周公與管蔡恨下茅三間南史劉義真傳贊曰善  
平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

程泰之演繁露

風熈艾尚和... 容真新林... 容辛出... 重馬... 古林... 二十餘



